

中小学教师与家长的家校协同现状研究

王 静, 余 水*

贵阳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7日

摘 要

为落实国家协同育人政策及《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 针对贵阳市务工人员众多、各地家庭教育发展不平衡等家校共育现实困境进行分析, 文中以贵阳市中小学教师及学生家长为调查对象, 自主编制《贵阳市家校社协同育人现状调查问卷》(教师卷)(家长卷)作实证考察, 最终获得教师有效问卷137份、家长问卷1350份, 分别从认知、沟通、行动、权责四个层面梳理当地家校协同育人的真实情况。结果: 1) 家校主体育人责任意识有偏差, 共育共识未完全建立; 2) 现有沟通方式偏狭隘、多用即时工具, 较难展开深度合作性教育; 3) 家长虽有参与活动的意愿但多属浅层行为, 主动求知、积极配合的倾向尚不明显; 4) 家校各自权责不够清晰, 家长提升素养的动力弱, 教师缺少指导共育的时间资源。本文梳理出当前家校共育存在的现实阻碍, 能够为完善本地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提升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实际效果提供真实调研依据。

关键词

教师, 家长, 家校协同, 共生共育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Parents

Jing Wang, Shui Yu*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Guiyang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ly 17, 2026; accepted: August 19, 2026; published: August 27,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王静, 余水. 中小学教师与家长的家校协同现状研究[J]. 教育进展, 2026, 16(8): 1674-1682.
DOI: 10.12677/ae.2026.1681803

Abstract

To implement national policies 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of home-school co-education in Guiyang, such as a large migrant worker population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across regions. Tak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 parents in Guiyang as research subjects, this paper self-compiles two questionnaires—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Guiyang (Teacher Version) and (Parent Version)—for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 total of 137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teachers and 1350 valid questionnaires from parents were collected. The paper sorts out the real status of local home-school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practice, and rights & responsibilit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Biases exist in the awareness of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mong home and school stakeholders, and a full consensus 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2) Exist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re narrow, with instant messaging tools being the primary medium, making in-depth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difficult to carry out; 3) Although parents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 activities, their participation mostly remains superficial, with little tendency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and cooperate actively; 4) The respectiv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chools and families are not clearly defined. Parents lack motivation to improve their parenting literacy, while teachers are short of time resources to guid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ractical obstacles hindering current home-school co-education, and provides authentic research data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and boosting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guidance on family education.

Keywords

Teachers, Parents,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Integrated Family-School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¹从法律层面为协同育人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青少年发挥出“1+1>2”的协同效应。而贵阳市作为贵州的核心城市,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外出务工群体规模较大等特征,以致家庭教育水平差异明显,使得家校协同育人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 1917.4.29~2005.9.25)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生命全程发展的理念出发,提出五个系统。其中“微系统”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发展,表现为家庭、学校、伙伴(可以看作是“社会”)是个体成长和发展最为紧密的三个重要元素。在此基础上,美国的爱普斯坦(Joycel Epstein)提出必须在学校、家庭之间发展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这就是学校家庭伙伴关系的交叠影响域理论。已有研究表明,教师在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性亟待加强[1],指导内容零散、缺乏系统化,无法满足家长需求[2],目前家校协同共生力度不足、协同育人共生系统的共生模式未达到理想状态、共生环境支持乏力[3],家校合作道理人人明白,但在实施过程渐渐被忽视[4]。基于此,本研究立足贵阳市中小学教

¹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qtxgfl/202110/t20211025_574749.html

育实际, 深入调研贵阳市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现实状况、核心困境及成因, 探索解决之策, 为完善贵阳市家校协同育人体系提供一定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贵阳市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家长为调查对象, 涵盖不同教龄、学历、职务及任教阶段的教师, 以及不同年龄段与职业的家长。共调查教师 200 人, 家长 1500 人, 具有符合要求的代表性。

2.2. 研究工具

以自编问卷《贵阳市家校社协同育人现状调查问卷》(教师卷)(家长卷)为主要工具进行调查。教师卷设计参考 Epstein 家校协同重叠影响域理论, 划分协同认知、沟通渠道、共育行动、权责分工四大核心维度设计 28 项问题, 采用单选题、多选题等形式。家长卷围绕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维度, 涉及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态度、参与协同的方式、家校社分工认知源等子维度设计 29 项问题, 采用单选、多选及量表形式。问卷题目优化工作依托高校专家评审与一线教师访谈完成, 先后邀请 3 名高校家庭教育学专业教师和 2 名一线教师逐题审核, 删减表述模糊、贴合度不足的题目, 确保问卷问题符合本地教育场景。问卷皆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放与回收。

2.3. 实施程序

采用自愿原则下的无记名方式进行本次问卷的调查, 主试为熟悉家庭教育学的教师担任。

3. 结果与分析

教师问卷发放 200 份, 共收回有效问卷 137 份, 有效率为 68.5%, 回收率偏低, 据回访因一线教师教学任务繁重、线上调研提醒不足等原因, 因而存在一定无应答; 家长问卷发放 1500 份, 共收回有效问卷 1350 份, 有效率为 90%。两项有效样本满足统计学分析标准, 样本能覆盖贵阳不同办学层次、不同家庭类型, 调研数据可客观反映本地中小学家校协同真实现状, 为后续对策提出实证支撑, 结果如下。

3.1. 协同育人认知层面

调查显示, 家长是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方的占比达到 63.50%, 学校被认为是主要责任方的占比为 18.98%。表明在家庭教育观念上, 家长被视为进行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人, 学校承担家庭教育的责任远低于家长, 反映出对家长以外的其他责任方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由此可知, 从“家长”视野下, “家校”职责认知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详见表 1。从家长的视角来看, 家校分工是比较明显的。家长被赋予营造家庭氛围 85.93%首要责任, 但教师对亲子关系建设的职责认同仅 24.44%, 表明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严重错位。

Table 1. Comparison of subject responsibilities of “Families and Schools” from parents’ perspective
表 1. 家长眼中的“家校”主体责任对照表

主体	核心职责认知	认同度	异常认知点
家长	营造家庭氛围	85.93%	学业辅导责任弱化
教师	提高教学质量	78.96%	家教指导严重缺失

3.2. 日常沟通协同层面

家校沟通所用的载体有多种，各渠道被使用的情况以表 2 作具体说明。从数据线来看，电话及微信群、QQ 类即时线上沟通手段共占 92.70%，这恰好证明现代数字通信的便利对相关渠道的发展是主要促进因素。线下家长会所占比例为 62.77%，是传统而基本的家校联系形式。家访所占比例是 38.69%，即教师依旧很看重面对面交流的价值。有关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线上会议、网络课程的使用分别只占 29.20%、29.93%与 14.60% (即不那么频繁)，校园开放日或家长学校亦未被广泛采用，所占比例是 7.30%和 10.95%。

Table 2. Mode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parents
表 2. 教师与家长协同育人的方式

选项	人数	占比
A. 电话、微信群、QQ 群等交流。	127	92.70%
B. 网站或微信公众号	40	29.20%
C. 线上家长会	41	29.93%
D. 在线学习平台	20	14.60%
E. 家长会	86	62.77%
F. 家访	53	38.69%
G. 校园开放日	10	7.30%
H. 家长学校	15	10.95%
I. 其他:	1	0.73%

家校之间进行沟通的方式有家校活动、家长会、家访等，具体沟通频次如下。

第一，有关家校活动的总体频率适中。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有 56.93%的学校每学期做 1~2 次家校活动，40.15%的学校所做次数在 3 次以上，完全不办此类活动的学校所占比例仅为 2.92%。由此可知目前大部分学校已把家校联系当作重要事项来对待，但按学期计算 3 次或更多次活动的学校尚不足一半，家校共育应向更常、更深的方向发展。

第二，有关家长会的开展频次同家校活动整体状况类似。按统计数字看，55.47%所调查的教师班级每学期有 1~2 次家长会，43.80%所调查的教师班级每学期举行 3 次以上此类会议，而 0.73%所调查的教师班级从不召开家长会。就家校沟通而言，家长会是主要形式之一，它的使用频度基本上和家校活动总体上是同步的，所以目前学校大体接受用家长会来联络家长的做法，但高频率的家长会仍较少见。

第三，家访活动频次相对较高，体现了教师对家访的重视。如图 1 可见，51.09%的教师每学期完成 3 次及以上家访，46.72%家访 1~2 次，仅有 2.19%的教师完全不开展家访工作。这一结果说明，教师认可家访的育人作用，愿意借助家访的方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合作，深化家校协作关系。

3.3. 协同行动参与层面

如表 3 显示，有 79.11%的家长会通过各种渠道持续关注学校日常动态，略高于主动参加家校活动的 76.29%，由此可以看出，家长更愿意选择查看校园消息这类不用额外花费时间的参与方式，而线下家校活动需要家长专门腾出时间参与，积极率略低 2.82%。主动学习家庭教育相关内容的家长占 66.36%，对比另外两线数据能够发现，家长自主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的意愿整体偏弱，出现这一现象，大概率是家庭教育学习资源获取不便，系统学习家教知识的意识不强所致。从消极率来看，抵触家教学习的家长占

3.11%，抵触家校活动的占 2.52%，抵触了解校情了解的占 1.26%，显示出一件事情需要家长投入越多精力，排斥、不愿参与的家长就越多，像微信群这类线上渠道，简单操作即可获取校园消息，机会没有家长对此抱有消极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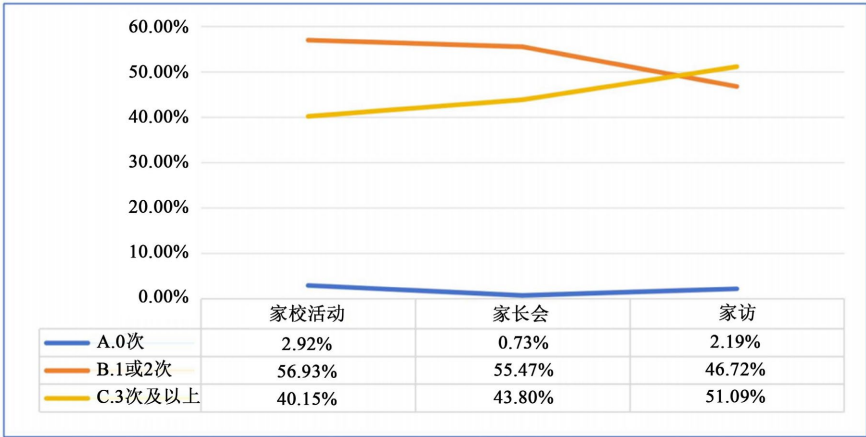


Figure 1. Status of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图 1. 家校沟通情况

Table 3. Parents'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educational activities
表 3.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维度	完全同意	比较同意	合计积极率	中立率	消极率
家校活动参与	43.85%	32.44%	76.29%	21.19%	2.52%
了解学校动态	42.74%	36.37%	79.11%	19.63%	1.26%
学习家教知识	32.73%	33.63%	66.36%	30.86%	3.11%

如图 2，“同意”或“非常同意”家长主动配合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的教师占比达 51.83%，有 20.44% 的教师表示“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说明家长主动配合程度不高，且主动性存在较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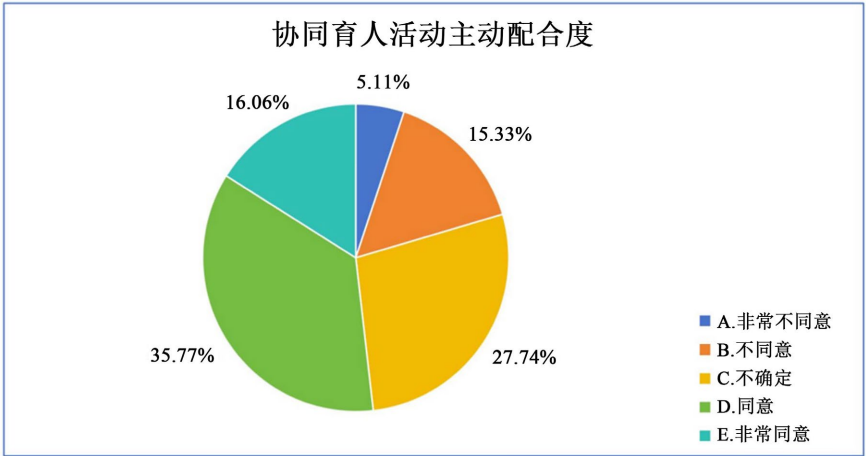


Figure 2. Cooperation level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ctivities
图 2. 协同育人活动配合度

3.4. 协同权责与矛盾层面

如图 3，“同意”或“非常同意”家长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学习与培训的教师占比达 58.4%，但仍有 29.71%的教师表示“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反映出家长在自我提升方面的积极性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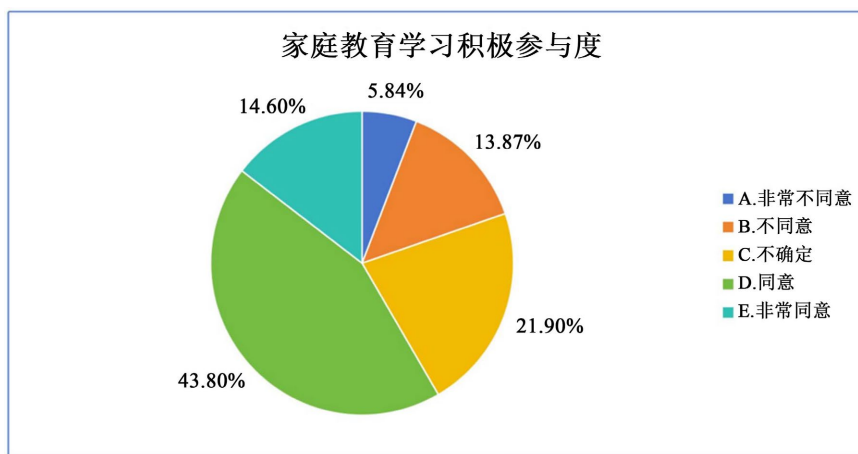


Figure 3. Participation level of family education learning

图 3. 家庭教育学习参与度

如图 4，超半数教师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没有专门时间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及培训，占比达 57.67%，仅有 19.71%的教师表示“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反映出教师工作压力大，时间精力不足制约着教师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中的参与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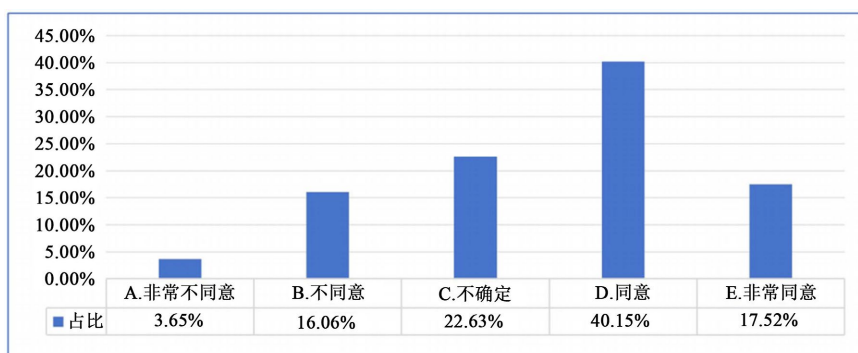


Figure 4. Current status of teachers' work pressure

图 4. 教师工作压力现状

4. 讨论

4.1. 家校育人观念难以达成共识

重叠影响域理论提出，学生成长是家庭、学校两大主体叠加影响的效果，双方均需主动承担育人责任。结合本次调研数据可知，在家校协同育人的认知层面，家长和教师对各自育人责任的定位存在明显分歧，很难形成统一的教育共识。家庭和学校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域，家校教育共同体的构建，对于良好教育环境的打造和教育支持系统的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5]。从双方对教育责任的认知偏向来看，

教师大多认为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大多落在家长身上, 常常忽略学校本该承担的教育指导、协同帮扶工作, 久而久之, 家庭教育的责任就被窄化为是家长的“独角戏”, 学校本该发挥的协同育人工作也随之弱化。同样, 很多家长只是把自身教育职责局限在家中生活氛围的营造上, 对孩子缺少主动陪伴。

从本质上说, 所称的双向认知错位是由于家校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协同育人思路。教师或家长往往误入“各司其职, 互不干扰”一类的思考定式, 把家校共育当作彼此分离的任务来对待, 不考虑合作、不考虑合力。有关认知的分歧对责任归属本身是干扰, 孩子遇到教育困难时双方较易互相推卸, 而由此造成的家校关系紧张又会妨碍合作计划的顺利展开、实际效果的充分达成。

4.2. 家校沟通协作存在结构性阻碍

结合协同治理理论, 高校多元的沟通渠道是家校达成深度合作的必备载体。有关家校日常沟通协同的诸项问题中, 首要的是沟通渠道分布不均及功能单一。现在家校联系基本靠电话、微信群、QQ群一类的即时线上工具, 这和宋海峰(2025) [6]所提观点基本一致。所用方式简便、普及度高, 但所谈内容大体是临时消息或零散反馈, 不能促进教育观念的交流, 家校之间长期未形成实质性、整体性的互动。传统手段如家长会、家访仍有其实际意义, 不过又因学校统筹、教师时间有限而难以经常使用, 每学期一般只做1~2次, 对个体家庭的照顾未必充分; 至于网站、公众号或线上资源、校园开放活动、家长学校之类新式渠道的运用比例较低, 由此可知本地家校共育多限于事务性通知, 尚未将各种方法有效结合、分层利用, 交流尚缺深度及系统性。

过度依赖线上即时工具带来的浅层沟通, 让教师与家长很难建立互信、统一的教育认知, 低频开展的常规活动割裂了家校沟通节奏, 无法全程跟进学生的成长; 且渠道失衡带来的额外工作压力, 让教师整日应付各类琐碎通知, 没有空余时间做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因此家长缺少多元化参与途径, 只能被动接收学校消息, 最终形成教师疲于沟通、家长消极参与的低效局面。

4.3. 家校协同行动落地效果不足

重叠影响域理论强调, 清晰、对等的权责划分是维持家校长期稳定协同关系的基础。综合前文四大维度数据与图4教师工作压力现状数据可以看出, 家长与教师对共育所持的参与态度有比较明显的分层, 基本问题即为人们倾向于以简单、轻松的方式介入, 对深度合作的期待不高, 家校配合尚未达到协同育人应有的水平。就家长行为本身来说, 对于浏览通知一类几乎不费时、不用思考的参与形式, 他们多是欢迎的, 极少有回避心理; 但若要求实际学习、要思考家庭教育的相关内容(即要花时间、要动脑筋), 其参与热情就有所减退, 抵触感亦较易产生。大部分家长只是被动地接受有关校园的信息, 主动做线下共育、系统地学家庭教育知识的意愿并不强, 关于学习的环节是参与中较弱的部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包括家长未将家庭教育知识纳入重要学习内容, 又包括资源不够好用或个人缺乏相应能力, 于是宁愿做低负担的浅层次参与, 不愿把精力用在自我成长式共育上。

结合教师的反馈, 也能直观体现家校协同行动落地存在明显短板。只有约一半教师认为家长能够主动配合学校的共育工作, 超两成教师表示家长参与积极性不足, 还有近三成教师无法给出明确评价, 可见家长主动配合的水平参差不齐, 整体共育配合度偏低。造成这一现状不能单纯归咎于家长一方: 单纯浏览校园信息很难转化为主动参与共育的动力, 而深度共育活动又会因时间、能力门槛被家长回避, 最终形成“只看消息、很少行动, 被动接收多、主动配合少”的现状。

深入分析可知, 家长在参与意愿及门槛上所受的制约本身即构成矛盾, 是家校共育推进低效或衔接断裂的直接诱因, 此结论与吴萍、丁励(2023) [7]一致。大部分家长只把接收通知当作参与的全部内容, 不容易真正进入完整的育人过程; 教师要应对不合作的家长也非易事, 很难找到稳定的共育节奏, 双方

不能很好配合行动。这种参与形态大大弱化家校合力,使家校沟通长期陷于由学校单方面发出、家长被动回应的表层状态,所涉教育影响难有持续性,因而不能很好地促成学生成长,是家校共育难以落实的主要障碍。

4.4. 家校权责配套管理制度不完善

家长主动、深度参与学校教育活动是家校协同育人落地的核心动力,由上述表3和图3可以看出家长具备参与学习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但实际参与的行为大多停留在完成任务的层面,且愿意主动、持续配合学校开展共育实践的家长偏低。

若以家长为着眼点考察,主动学习有关家庭教育内容的人数太少是共育中的明显短板。目前有一半以上教师承认家长可以参与教育学习,但约三成教师又指出很多家长没有主动求学的意愿。家长不积极地去完善自己的教育能力,其原因有二:一是自己对教育职责所持的想法不够准确,一般只把家庭教育当作对孩子的看护,未把改进方法或更新观念纳入思考范围;二是缺少整体性的学习资源,学校亦未就如何参与作清楚说明,所以学习较难持续下去。久而久之,家庭不能很好完成教育任务,便习惯性地将教育重担推给学校或教师。

再站在教师的角度,繁重工作占用大量时间精力,严重限制教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超过半数教师反映,日常没有空余时间专门做家长指导、参与相关培训,只有不到两成教师不存在这一困扰。日常教学任务、各类行政事务消耗了教师绝大部分精力,很难抽出时间针对性指导家长、一对一沟通学生家庭情况,学校计划开展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很难落地,即便教师有指导家长的想法,也常常受时间限制无法实施。

综合来看,家长与教师对共育所持的积极性都未达到理想状态,家庭与学校在教育时空上呈现出交替性,在教育影响上呈现出深刻且必然的交叠状[8]。家校各自应做的教育部分没有清楚说明,家长习惯将教育任务一概交给学校,教师又因精力所限不能充分地做家庭教育辅导,于是彼此都可能把责任推给对方。现在既无特别设计来促进家长掌握育儿技巧,也无政策或制度使教师得到适当减负:家长没有明确的参与方式、学习动机,教师缺少时间及资源做相关指导性工作。缺乏制度稳定性的家校共育难以形成合力,权责不清、制度不完整正是阻碍协同育人长久进展的长期性难题。

5. 结论

(一)从认知的角度看,有关教师及家长应做些什么的思考在目前尚有较大偏差:教师一般把家庭教育当作家长的事,而有些家长又不把陪伴、协助孩子学习当作自己的责任,双方缺少一致的共育认识。

(二)就日常沟通来说,目前家校之间所用的交流渠道极不平衡,一般都把微信群或电话作为线上即时手段来用,对校园公众号、家长学校一类多元共育形式接触不多,只靠单一方法无助于家校关系的发展。

(三)实践参与环节,家长参与共育的热情会随着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增加而下降,更愿意选择简单轻松的浅层次参与,主动深度配合学校工作的意愿不强;从教师反馈来看,家长整体配合度偏低,家校很难同步开展协同育人工作。

(四)从权责角度看,家长本身对学习有关家庭教育知识的意愿不强,教师也因日常事务太多而无暇顾及对家长的指导;目前家校之间所分担的任务尚未作清楚界定,相关保障不够完整,所以家校之间常有彼此推卸责任的现象。

本研究围绕认知、沟通、行动、权责四个维度展开调研,发现贵阳中小学家校协同育人存在不少现实问题。借助重叠影响域理论与共生理论搭建的分析框架,能够理清当地共育各类问题的形成原因。

为客观体现研究严谨程度, 本节如实说明本研究存在的几点局限: 其一, 样本覆盖范围有限。本次调研样本仅取自贵阳市内中小学, 研究结论不具备向全国各类城市推广的普适性; 同时本次回收教师有效问卷仅 137 份, 样本规模远小于家长样本, 教师相关数据存在一定样本偏差。其二, 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本研究仅采用横截面问卷开展量化分析, 仅能反映家校协同当下的静态状况, 无法厘清各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 研究未搭配深度访谈等质性调研手段, 难以挖掘教师、家长各类行为背后深层次的主观想法。其三, 变量分组设计存在欠缺。研究未区分外来务工家庭与本地户籍家庭开展分组对比, 无法细化区分不同家庭类型在家校协同中遇到的差异化问题。

针对上述不足, 后续相关研究可拓宽调研取样范围, 融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混合研究范式, 持续推进西部城市家校协同育人领域的深度探索。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贵阳市‘家校社’协同机制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024L41)。

参考文献

- [1] 张竹林, 朱赛红, 张美云. 家校共育视域中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建设研究[J]. 上海教育科研, 2021(8): 55-61.
- [2] 边玉芳, 张馨宇. 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内涵、特征与构建策略[J]. 中国电化教育, 2021(1): 20-25.
- [3] 马生松, 辛治洋. 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促进家校共生共育研究[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4(4): 66-71, 93.
- [4] 冯伟光. 基于微信平台的中小学校沟通现状调查与优化策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
- [5] 田宏杰. 凝聚共识, 互搭平台, 形成家校共育合力[N]. 光明日报, 2023-10-31(013).
- [6] 宋海峰.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家校沟通现状调研与优化策略报告[J]. 中国成人教育, 2025(15): 63-71.
- [7] 吴萍, 丁励. 小学家校沟通现状分析与对策探索[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3(2): 63-65.
- [8] 张俊, 吴重涵, 王梅雾, 等. 面向实践的家校合作指导理论——交叠影响域理论综述[J]. 教育学术月刊, 2019(5): 3-12.